碧血黄沙：斗牛士之死

■ 名著简介

《碧血黄沙》又名《血与沙》，是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创作的长篇小说，首版于1908年。讲述了出生于贫寒之家的斗牛士胡安·加拉尔陀爱情幻灭的悲剧。小说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的真实面貌，作者借用小说中的人物小羽毛说出了当时很多穷人的呐喊：所有的大门都向穷人关上了。

□韩旭峰

一

“胡安！您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莴苣贩子的母亲。”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婆大声对着胡安·加拉尔陀喊道。

莴苣贩子是加拉尔陀早年斗牛的伙伴，被牛角刺中心脏死了。

“我听说你要去斗牛，立刻就想到我的儿子。”小老太婆伸出手想拉住加拉尔陀。

加拉尔陀感觉十分别扭。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始斗牛了，临入场之前遇到这样的人，让他感觉十分晦气。

“给你点钱，斗牛之前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”加拉尔陀掏出几个零钱放在她已经伸出的手里。

“普通女人与上流社会的女人，真是不能比啊。”加拉尔陀暗自感叹着，想到了那个热情如火的女人。等待斗牛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加拉尔陀有些无聊，所以他需要多想一想那个美丽的女人，或许她会带给自己好运与力量。

仆从帮着加拉尔陀把帽子和披风都穿戴好，然后精心地洒上了香水。他喜欢这种特别刺激的香水，这与那个女人的气味完全一样。

那个女人，让他心潮澎湃。

“都让开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要出发了。”加拉尔陀与朋友们告别，然后和斗牛队的同伴会合，乘车离开这里。

“勇敢的人万岁！”一些追随者在后面跟着跑，大声呼喊。

加拉尔陀并没有在意这些追随者，他对同伴们说：“我预感今天会发生什么事。”

当他们的车队向斗牛场驶过去时，一队出丧队伍拦住了他们。为了等待这些人走过去，斗牛士的车队等了很长时间。

“运道真坏！”加拉尔陀声音有些发抖，似乎今天一直没有好运气。好在当他带着兄弟们走到斗牛场时，狂热的观众们一下子将他包围，一次一次的欢呼，让他终于找回了一些自信。

这种感觉，真好！

大斗牛场十分宽敞，中心是一片圆形的沙场，周围是可能容纳一万四千人的看台。

斗牛场里非常嘈杂，看台上的人群骚动着。为了看清斗牛士的样子很多人站了起来，有些人向着加拉尔陀大声呼喊，有些人吹着口哨。

荣耀、恐惧、家人都已经不在斗牛士的脑海中了，接下来他们唯一考虑的是，如何在与雄牛的殊死战斗中存活下来。生与死，只是一瞬间。

加拉尔陀扬起了头，脸上带着微笑。他的这种表情，让很多人都为他疯狂地叫喊。斗牛是一个团队项目，但他这个英雄一样的人物，自然要成为全场焦点。

第一头牛轻易被杀死，这让加拉尔陀感觉很没意思。当第二头雄牛冲出来时，他的助手国家先冲过去，小心地用短枪向着那头雄牛挑拨。然后，加拉尔陀披起红布，抽出长剑，在万众欢呼声中，跳进了斗牛场。

一万四千人全部安静下来，紧张地注视着这个英雄一样的斗牛士的动作。

他一步一步走向雄牛，把红布贴在肚子上，长剑挥舞着。国家和另外一个队友跟在后面，准备协助他。

“都走开！让我自己来！”加拉尔陀骄傲地对这两个助手说着。他把红布展开来，同时再向前两步……雄牛早已经疯狂了，挺着尖锐的角，吼叫着向他冲过来。红布掠过牛角，但是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位置上，只是把上半身向后一仰。呼啦一声，雄牛从他上方跃过去。

雄牛转过身来，再一次向他扑过来。雄牛湿润的唾沫似乎已经喷在他的右手和脸上。他丝毫不紧张，这头雄牛几乎就是来送死的，就是要来把荣誉送给他的。当雄牛几个冲刺已经有些喘不上气来时，他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好的时机，他左手一扭把红布卷在小杆子上，然后把右手举到和眼睛一样高，剑尖向下对着雄牛的脖子后上部刺出去。

人与雄牛撞击在一起，因为反作用力，加拉尔陀连着退后好几步，才重新站稳了。

雄牛以进攻的姿态继续向前冲，然后突然倒地，痛苦地扭动着，痉挛了几下死去了。

“天啊，他真是一头野兽！”观众们对着场中的英雄狂呼起来。

“堂娜索尔在看着我吗？”加拉尔陀看向观众席，寻觅着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美丽身影。

二

加拉尔陀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从小他就向往着上流社会的奢靡生活。为了获得更多报酬，他迈入了斗牛这个危险的职业。

一个礼拜五的下午，加拉尔陀到圣罗伦兹教区礼拜堂祈祷，看到一位高贵的太太从跪着的信女们中间走过。她身材苗条，穿着鲜艳的华服，浑身上下散发着鹤立鸡群的贵族气质，简直让加拉尔陀看呆了。

她就是被塞维利亚人称为大使夫人的堂娜索尔。

“这是怎样的女人啊！她会不会跟我谈恋爱呢？”加拉尔陀不禁呼吸急促。

加拉尔陀守在教堂外边，看着堂娜索尔与两个女朋友一起走出来，看着她们坐上敞篷车子，看着她们离开。

“这是一个值得征服的女人，就如同征服斗牛场里那些雄壮的公牛一样。”加拉尔陀脑子里满是那个贵妇人的样子。“可是，我曾经是一个流浪儿，曾经是一个在车轮底下捡香烟蒂头的穷人，我的朋友都是穷人，她会看中我吗？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堂娜索尔长久侨居国外，曾经嫁给一个贵族，有资格代表西班牙到欧洲几个重要的宫廷去。你觉得她会成为你的情人吗？”加拉尔陀的契约经理人堂何塞问加拉尔陀。

“我是一个英雄。”加拉尔陀自信地说。

“胡安，放弃幻想吧，她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值得追忆的故事。在俄国她与一个弄炸弹的相爱，一直把他爱到被绞死。在巴黎她和一个画家发生关系，那位画家为她画了裸体像，甚至印在了火柴盒子上。她还曾经是一个德国歌剧作家的爱人，她弹钢琴，她会用意大利语唱歌……”

加拉尔陀不屑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是伟大的斗牛士，或许这还不够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”

“你这是找死啊。”堂何塞有些无奈地说。

四天后，堂何塞告诉加拉尔陀：“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命运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堂娜索尔讲起了你。据她说，她已经好几次见过你杀雄牛，她还为你鼓过掌，知道你非常有胆量。”

加拉尔陀笑了。

“堂娜索尔说，两天后她要到摩拉诊玛饲养场体验一下乡土氛围，杀一两头雄牛玩玩，你可以一起去。”经理人堂何塞说。

加拉尔陀并没有因为女人的命令而反感，相反充满了期待。为此他精心准备，把所有可以显示英雄气概的装备全部拿了出来。

到了那天，堂娜索尔果然出现了。她穿着男子的衬衫，黑色的骑马裙，天鹅绒小圆边帽子故意歪歪地扣在金色的发髻上。

加拉尔陀窘住了，这么高贵的女人，在她面前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呢？

“感谢您，因为您来了。我非常高兴认识您。”堂娜索尔说着，伸出手与加拉尔陀轻轻地碰了一下。

“谢谢，您的家人都好吗？”加拉尔陀如同触电一般，惭愧地感到自己的问候语太俗气了，和那些穷人一样俗气。

“我们一起去塔勃拉达吧，那片绿油油的平原，饲养了很多雄牛，那是您施展勇力的地方。”堂娜索尔说着，率先骑着马向前奔去。

雄牛都集中在饲养场中，对这些不速之客的造访并没有什么反应。堂娜索尔的舅舅侯爵在一个朋友的陪伴下上前挑逗雄牛，这些雄牛看起来并没有斗牛场那么凶猛，似乎连头都懒得抬一下。

“我来吧！”堂娜索尔拍马向前冲去。当她的马刚刚冲到牛群面前，一头雄牛就暴怒起来，向堂娜索尔冲了过去。堂娜索尔虽然很紧张，但不想在众人面前有任何怯懦的表现，便将短枪刺向雄牛。雄牛带着强烈的冲劲向她冲过来，用牛角把堂娜索尔的马掀翻在地。堂娜索尔摔下马来，雄牛放开那匹已经染血的马，却向着堂娜索尔冲过来。

围观的人们都发出一阵惊呼，无论是堂娜索尔被雄牛挑中或者踩中，她都会香消玉损。但是大家离得太远了，谁也不可能冲过去阻拦那头雄牛的攻击。

“完了吗？就这样死了吗？”堂娜索尔惊惧地闭上眼睛。

“嗨，攻击吧！”有人影在她眼前一闪，加拉尔陀拍马冲过来，挡在了堂娜索尔的前面。“不必怕了，它已经是我的了。”加拉尔陀故作轻松地说着，将雄牛引到另外一侧，迅速用长剑刺死它。

“胡安，您干得太好了！我向您保证，堂娜索尔是您的了。”经理人堂何塞鼓掌说道。

惊魂未定的堂娜索尔喝了一杯酒以镇定心神，然后向着加拉尔陀招手：“到这来，我的英雄，让我握握您的手。”

他们再一次握手，紧紧地，握了很久很久。

加拉尔陀勇救堂娜索尔的消息引起全城人的热议。加拉尔陀的妻子卡尔曼一直保持沉默。身为妻子，她能说什么呢？

几天以后，堂娜索尔邀请加拉尔陀到她家共进晚餐。

“似乎我不该去。”加拉尔陀嘴里虽然说着不该去，但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，风风火火去见了那个热情如火的女人。

多么有趣，多么别致！加拉尔陀对富丽堂皇的别墅大加赞赏，这是他平生看到的最豪华的住宅。

“我不应该到这里。我只是一个斗牛士。”当堂娜索尔非常礼貌地看向他时，他只能尴尬地说。

“可是我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呢，英雄可是不问出处的。为了表达我的感谢，请您一起共进晚餐。”堂娜索尔说。

加拉尔陀更加尴尬，如坐针毡一样，实在是太别扭了。

“您吸烟吗？我这里可以很随意。您有什么爱好吗？六弦琴或者钢琴？”看到加拉尔陀一直坐立不安，堂娜索尔心中暗自好笑。

“除了斗牛，我什么都不会。”

“那就很了不起了。”堂娜索尔微笑着，然后轻抚钢琴，弹奏起舒缓的曲子。

“他会不会来到身后突然抱住我？他会不会很粗暴？”弹奏时，堂娜索尔一直在期待着。

但是当她弹奏完一支曲子，发现坐在那里吸烟的斗牛士，居然要睡着了。

“实在抱歉，我该回去了。”加拉尔陀对于自己的表现十分羞愧，他是强忍着才没有睡着的。

堂娜索尔握住加拉尔陀的手，温柔地注视着他的眼睛，说：“不要走了……来吧，来吧！”

三

因为堂娜索尔的关系，加拉尔陀步入了上流社会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。他不会在任何普通人聚集的地方停留。“我马上就会回来。”他总是这样对朋友们说，然后走上另外一条街，走进贵族俱乐部。

“你是非常有教养的，我们都非常喜欢你。”贵族们非常欢迎加拉尔陀，因为加拉尔陀与他们一起赌博，即使输掉很多也不会眨一眨眼。加拉尔陀昨天大输特输，至少输掉了一万一千元。他很少赢钱，他通过斗牛赚回来的钱，几乎都输在赌场里。

当然，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显得自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，他要与堂娜索尔保持交往，他实在无法忘记那个高贵的女人。他曾经有几次去见堂娜索尔，但是仆人冷冰冰地告诉他：太太不在家。

“这个女人！明明她就在附近，我完全可以感觉得到。唔，这就完蛋了，我是再也不会来了，这女人不会再拿我消遣了。”加拉尔陀遗憾地自言自语。

但是他依然无法自控，一次又一次去见那个女人。终于有一天，堂娜索尔伸出双臂接待了他，而且还紧紧地和他拥抱在一起。

“你为什么要洒上香水呢？这跟你不相配。我喜欢你发出雄牛一样的气息，那是多么迷人啊！我喜欢你，因为你是上帝派来的野兽。”她说。

加拉尔陀之所以使用香水，是因为想掩盖自己曾经贫穷的气息，但是这话怎么能说出来？

那晚，堂娜索尔捏紧拳头，说：“我愿意爬着走，做一只雄牛，而你手里拿着剑，你会给我多么严重的创伤啊，到这里来……”她激动地用拳头狠狠地击打着加拉尔陀，“不，我不是雄牛，我愿意做一条狗，长着非常锋利的牙齿，向着你叫，咬你啊啊啊……”

堂娜索尔带着歇斯底里的疯狂，把牙齿咬进加拉尔陀的胳膊，他痛得不得不推开女人。

“可怜的人啊，我咬痛你了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我太爱你了，让我吻吻你的伤口吧。”堂娜索尔深情地说。

感受着她迷醉的爱情，加拉尔陀想着是不是可以留下来，与她共度一个晚上，但他的这个想法是无法让堂娜索尔容忍的。

“走开，我需要一个人呆着！男人，是个多么可怕的东西啊。”堂娜索尔说，“说吧，你杀过人吗？或者说有没有杀人的念头呢？”

当堂娜索尔看到斗牛士一脸的不知所措时，她深深地吻了他。“哪一天，我去看你斗牛，让我再次感受你的野兽气息。”

加拉尔陀完全陶醉在堂娜索尔的爱情里，无法自拔。

四

这次斗牛安排在加拉尔陀的家乡塞维利亚。

母亲很不安，似乎从早晨起来呼吸的空气里就散发着让人不舒服的气味。妻子卡尔曼则极力保持镇定，陪着加拉尔陀走到门外。

“你以为我要上断头台了吗？”加拉尔陀烦躁地问妻子。

卡尔曼为他整理衣服，说：“上帝会保佑你的。当你在斗牛场的时候，我会在教堂为你祈祷。”

加拉尔陀并不在意妻子的祈祷，因为堂娜索尔来这里看他斗牛了，这让他激动了很久很久。

心慌意乱并没有影响到加拉尔陀的战斗，他和国家等几个朋友从来没有输过，因为一旦输了就可能意味着死亡。他在人群中看到那个高贵的女子以及很多上流社会的人，他立刻充满了斗志。

加拉尔陀用红布把最雄壮的一头雄牛引到了包厢前面，高呼：“把雄牛光荣地奉献给堂娜索尔！”

“光荣的保证”引来山呼海啸一般的呼喊。堂娜索尔从看台上站起来，向着斗牛场，向着观众席挥手致意。

斗牛场上，反复的挑拨已经让雄牛极为暴躁，它猛然向着加拉尔陀冲了过来，锋利的牛角抵近了加拉尔陀，似乎瞬间就可以把他的身体挑成血窟窿，然后再挑上高空，狠狠地摔下来。

加拉尔陀飞快地转身，人和雄牛搅在一起。

雄牛摇摇晃晃地向前冲，然后慢慢倒了下去。所有观众都站起来，爆发出一片疯狂的喝彩声。

加拉尔陀看到，堂娜索尔正在狂热地鼓掌，并且把她的手帕串在一个金刚钻戒里送到斗牛场里。所有观众都回过身去看她，为她欢呼。斗牛场的仆役把一个雄牛的耳朵送到了堂娜索尔手里。

加拉尔陀收到堂娜索尔赠送钻戒的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城，他的母亲、姐姐、姐夫和孩子们，都在传递着那枚戒指。

“我觉得应该给全城的人都瞧瞧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只有高贵的人才配得上。”姐姐和母亲都在大声说着。

只有卡尔曼看到戒指的时候撅起了嘴唇。“是的，非常美。”她很快就传给别人，仿佛这是一块燃烧的煤炭。

加拉尔陀的助手国家对他说：“胡安，请你忘记那位太太，一家人的和睦对于我们这些冒着危险挣钱的人来说太重要了。想一想，卡尔曼知道的情况比您所做的更多，她什么都知道了……可怜的女人啊。”

“您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，塞维利亚所有女人加起来，与她相比都一文不值。如果你和堂娜索尔有了关系，你就明白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贵族太太有多迷人。”

五

小羽毛来了。

小羽毛是一个闻名全国的土匪，哪怕是他单枪匹马，只要他采取了“行动”，从来没有空着手离开的记录。

加拉尔陀飞快地去见小羽毛。

“你去告诉堂娜索尔，千万不要走出房间。”加拉尔陀对着国家嘱咐道。堂娜索尔在这里过夜，加拉尔陀担心她出来会引起麻烦。

小羽毛中等身材，穿着很破旧的衣服，右手拿着一支马枪，谨慎地四处打量着，随时做出还击和逃走的准备。

“您的家人好吗？胡安先生？”小羽毛问。

“谢谢，您的家人也好吗？”加拉尔陀回答。

“如果不打扰的话，我能在这里休息一会吗，比如让我的马到您的马房里吃点草料？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的东西，胜过妻子和孩子。对了，我可以在这里吃午餐吗？我认识你们所有斗牛士，我特别崇拜你们。”小羽毛非常客气地问。

“当然，从来没有人来到我的庄园不吃饭就走的。”加拉尔陀对土匪说。

“我没有任何想法，只是路过这里，想来见见您，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不会把这个叫做小羽毛的土匪送给保安队。”

加拉尔陀正在考虑如何回答土匪的时候，一个曼妙的女人走了进来。

堂娜索尔！

不是通知不让她出来吗？加拉尔陀面色忧郁地看向国家，他的助手给他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“您就是小羽毛？”堂娜索尔惊喜地盯着眼前这个人。她很早就听过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，甚至幻想过，当她旅行的时候突然遇到小羽毛，被他掳进深山……

“您好，侯爵小姐，您的舅舅侯爵老爷生活好吗？”小羽毛微笑着问候，手里依然还拿着马枪。

“您似乎认识所有人。”堂娜索尔奇怪地问道。

“因为我曾经见过您很多次。”

“难道他是为我而来吗？他会不会把我抢走？”堂娜索尔听到小羽毛这样说，不禁心里微微发颤。

小羽毛看到堂娜索尔的神情，也注意到加拉尔陀的神情，礼貌地说：“请原谅我，我并没有别的意思。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因为运气一直不好才混成这样，有些人想尽办法要害我，我只好自卫。胡安，我们都是靠杀生过活的，您杀雄牛，我杀人。不同的是，您有钱，吸引了很多漂亮女人，我却常常饿肚子。没准哪一天，我就完了，被子弹打成筛子，所以我的马枪随时都要准备战斗。”

“您杀过人吗？您杀过很多人吗？”堂娜索尔问。

“我记不清了，可能杀过三十三至三十五吧。但是我并不想杀人，都是有钱人逼我的。我们是可怜的穷人，如果不反抗，就会被别人吃掉。所有的大门都向穷人关上了，没有一块土地留给我们。”

吃过午饭，小羽毛马上拿起马枪告辞，说：“我要走了，非常感谢你们的午饭。”

堂娜索尔激动地紧闭着苍白的嘴唇，当小羽毛跨上马的时候，她突然跑过去，将胸前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递给他。

“这是送给我的吗？太美妙了，我一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。”小羽毛哈哈大笑，说。

加拉尔陀看到堂娜索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小羽毛离开，小声对国家说：“多么疯狂的一个女人啊，小羽毛哪怕穿得体面一点，她一定会跟着小羽毛走的。”

加拉尔陀、堂娜索尔和小羽毛的事情传到了加拉尔陀家里，妻子卡尔曼悲痛欲绝：“她在我的家里，在田庄里，她睡在我的床上……我以前没有作声，可是塞维利亚没有一个人敢做到这种地步！”

国家劝慰她，说：“安静些吧，卡尔曼太太，她不过是来看看加拉尔陀如何生活的，这些有钱的太太们总是让人无法理解。斗牛队需要有钱人捧场，总而言之，都是小事情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”

“可是，这种事情还需要我亲自看到吗？他们两个如同夫妻一样骑马在街上招摇，很多人都乐于把这样的消息告诉我……你知道加拉尔陀和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吗？我们结婚后，他和肉店老板的女儿、咖啡店舞台上的舞女、饮食店的下贱女人，甚至跟娼妓们……我知道很多很多。我想保持家庭和睦，但是这个女人与其他女人不一样。加拉尔陀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只愿意和有钱人走在一起。”

“不，胡安是一个好人。”国家解释着，绘声绘色讲述着斗牛队的奋斗和艰辛。

虽然国家说得很精彩，但卡尔曼的哭泣始终没有停止。加拉尔陀的母亲吼道：“别说了，我们什么都知道！堂娜索尔就是不合礼节的放荡，我听说连小羽毛那个土匪都拜访过你们啊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国家惊惧地跳起来，然后飞也似的逃跑了。

国家找到加拉尔陀说：“我今天早晨看到卡尔曼从教堂出来，这个可怜的女人似乎时时刻刻都在哭，你去看看她吧。”

六

“这个可恶的女人！”加拉尔陀恶狠狠地骂道。妻子的忧郁让他十分愤怒，“多么该死的命运啊！但愿这个礼拜日斗牛时让牛角触中我，然后让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回来。”

“你这个混蛋！你这样会招来坏运气的。”母亲骂道。

礼拜日举行了今年最后一次斗牛，土匪小羽毛坐到了斗牛场的看台上。

小羽毛的胆子太大了，居然敢离开山林只身来到城市，还敢坐到斗牛场来看他斗牛？这让加拉尔陀无比激动。他从出场就十分兴奋，挥舞着长剑不断挑逗着雄牛，尝试将雄牛激怒，以便让他发挥出更高的水准。

看台上捧场的人很多，但是大多来自背光阳台上，那里坐满了高贵的人群，原来掌声和呼喊声最热烈的普通看台上却有些清静。但是加拉尔陀并不在意这些，只要富人们高兴就好。

加拉尔陀刺杀第一条雄牛的过程并不很顺利，第一剑刺中了骨头，第二次又刺中了同一个地方，剑从伤口弹出来。他再次拿过一柄长剑，深深地刺入雄牛的脊髓。他背对着普通观众，向着贵族们致敬。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小羽毛，说：“下一头雄牛，奉献给您。”

他侧过身子把剑指向前方，做出一个十分潇洒的动作。但是在这一瞬间，他感觉大地颤动，天地旋转，周围突然一片漆黑，无边的疼痛向他袭来……一头雄牛给予了加拉尔陀猛烈的冲撞，虽然牛角没有刺中他，但打击是可怕的、毁灭性的。

“加拉尔陀要死了！加拉尔陀死了！”观众们都狂叫着。

加拉尔陀的助手急忙将红色披风挥起来，身体一转将雄牛吸引到另外一边，其他人冲过去把加拉尔陀抬起来，急匆匆地向着外面奔去。

可怕的消息传遍了塞维利亚。

“他的内脏都被扯开了，心脏、肝胆、甚至肚子里所有的东西，都被刺成了筛子。”

“可怜啊，加拉尔陀死了，才刚刚步入上流社会。”

加拉尔陀的母亲、妻子、姐姐以及他的亲戚们，披头散发地号叫，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。

“他反复说过，为了不再受苦，还是让雄牛触中他吧，我对他太恶毒了，都是我的错。”卡尔曼痛苦地说。

加拉尔陀慢慢苏醒过来，微微睁开眼睛，第一个看到的是卡尔曼，她脸色苍白，眼睛枯涩，嘴唇发紫，神色恐怖。

“感谢上帝，您还活着！”卡尔曼惊喜地欢呼着。

加拉尔陀的生命力的确很顽强，经过医生治疗，他终于从死神手里逃了回来。

“堂何塞，请问有堂娜索尔的消息吗？她有没有打听过我？”加拉尔陀清醒以后，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经理人堂何塞有些无奈。堂娜索尔不知道在哪里度假，怎么可能会关心到加拉尔陀。他只能说谎，“可能吧，毕竟新闻里都有，她会关注你的。”

“她有没有给我写一封信或者有什么问候？”

“这个……他倒是不少次问候你。”

“那能不能把信件送给我看看？”

“这个……她都是在给别人信中提到你的，比如她给舅舅写信、给表弟写信的时候，都会提到你。”

七

加拉尔陀陷入了事业低谷，虽然他非常努力，身体恢复得也不错，但是当他再次走上斗牛场的时候，发现哪怕自己的方位感再好，也缺少了原来的勇气。

都走开！这曾是他的口头语，同时也是他骄傲的资本。现在他上场时依然会大喝一声“都走开”，但是他知道，他只能以杀死雄牛为目标，而不能做出以前那些潇洒的动作，那些让成千上万人惊呼的表演已经离他而去了。

“我急切地盼着来一场疯狂的战斗，做出点真正大胆的举动。不然这样下去，我肯定就完蛋了。”加拉尔陀对助手们说。

“我斗得不好，我承认。但是你等着看下一场，我要尽可能让人满意。”加拉尔陀对经理人堂何塞说。

在家乡塞维利亚已经有些丢不起面子，加拉尔陀和他的斗牛队伍辗转于西班牙各地，为了自己的收入和维持上等人的面子，依然在斗牛场上寻找着自己曾经的辉煌。

马德里的仲春季节天气非常冷，两个礼拜都没有斗牛活动，这让加拉尔陀心境十分恶劣，百无聊赖地走在街头。

巴黎饭店门外，一位金发女子从车子里下来，一个外国男人扶住她，两人亲切地交谈着。

“堂那索尔！”加拉尔陀惊叫道。看到他们相视时的柔情目光和微笑，这让加拉尔陀无比熟悉。如果把那个男人换成自己，那简直就是时光的重现。“该死的！”加拉尔陀眼前一幕幕重现他和堂娜索尔在一起时的情形。

加拉陀尔实在无法忍受了，想见堂娜索尔的意愿就跟在斗牛场上获得荣誉一样。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与吸引力，说不定她在心里正想着自己呢？

加拉尔陀在酒店的大厅里等了很久，然后被一个仆役带到一个小客厅里。

堂娜索尔出现了，加拉尔陀贪婪地打量着她的全身：和在塞维利亚时比较，她更加美丽更加诱人。

“您好吗，加拉尔陀？”她没有用更加亲密的“你”，而是使用了很生疏的“您”，这让加拉尔陀有些绝望。

“那一次您被牛角刺中，并不严重吧？”堂娜索尔问道。虽然她是问候的语气，但听起来就好像这件事与她没有一点点的关系。

“堂娜索尔，堂娜索尔！”加拉尔陀情不自禁站起来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对着心中的女神喃喃道。

“您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加拉尔陀被这冷冰冰的声音惊醒了，立刻停下了脚步。

“现在陪着您的那个外国人，是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一个愿意陪伴我的朋友而已，您还想知道什么吗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，小羽毛死了。”加拉尔陀希望用小羽毛唤起堂娜索尔在庄园里浪漫爱情的记忆。

“小羽毛是谁？我不记得啊。”

堂娜索尔的话让加拉尔陀有些愤怒，似乎他们两个根本没有任何交集一样。加拉尔陀叹息道：“您这样说话对我难道不是一种打击吗？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”

“不要这样伤心，这对于您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……您始终并不了解我，我可以告诉您，如果哪个男人爱上我，那简直就是在谋杀自己。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，我对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会很快厌倦的。”

“可是我在用整个身心爱着您啊！”加拉尔陀大声说道。

“可是我在用整个身心爱着您啊！”堂娜索尔模仿着加拉尔陀的话语和姿态重复了一句，“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尊敬的先生，我并不爱您，您只是我诸多朋友中的一个。塞维利亚的那些经历，只是我在美丽梦幻中一次疯狂任性的宣泄而已，现在我几乎记不起来了。”

加拉尔陀情绪有些激动，站起来伸出双臂，大声恳求道：“堂娜索尔！”

堂娜索尔轻轻一推，加拉尔陀的胳膊被推到一边。“加拉尔陀，您有妻子，据我所知，她美丽又纯朴，如果您不爱她，也还有别的女人。我的爱已经完结了，我们只能成为朋友。”

她盯着加拉尔陀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再说，您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，您与塞维利亚那个英雄完全是两个人。”

“你以为我是另外一个人吗？”加拉尔陀悲哀地问。

“过两天，我欢迎您来这里。我还有几个朋友，大家一起吃个午餐。”堂娜索尔十分客气地走到门前，表达出送客的意思。

加拉尔陀的心几乎要碎了，他握了握她的手，与以前两人握手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

八

加拉尔陀接到了妻子卡尔曼的信，信中说：“胡安，我很快就到马德里了。妈妈和我都恳求你退隐。为什么还要斗牛呢？我们的钱已经足够生活所需了。如果你再次遇到意外，那可怎么办啊？”

加拉尔陀思索了很久，想到美丽的堂娜索尔，想到了那曾经热情的拥抱，他扔掉了信，对国家说：“这个女人真是庸人自扰，这么说说是容易，但绝对是不能实现的。明天，我就会走进斗牛场！而且，我会做出让观众疯狂的动作，让所有人的欢呼变成惊呼，我会重新找回原来的自我！”

“因为那个女人？”国家问道。

“没错，堂娜索尔会来观看斗牛，我要让堂娜索尔知道，我依然还是塞维利亚那个斗牛英雄，野兽一样的英雄！”

“可是卡尔曼也会来斗牛场的。”国家说。

“那就让她去教堂为我祈祷吧，我没空搭理她。”加拉尔陀说。

“我觉得您应该去教堂，那是一个安全而且安静的地方，也许您可以做一点对丈夫有好处的事情。”面对着来到斗牛场的卡尔曼，仆役说。

这时候，有几个仆役从斗牛场里拖着一匹死马出来，内脏和鲜血一下子让卡尔曼的神经紧绷起来。

“胡安勇敢极了，他从来没有表现得像今天下午这样好！不要怕，他好像能够活活吞掉雄牛似的。”经理人堂何塞安慰说。

“带我走吧，”可怜的妻子用苦楚的语气对仆役说，“立刻带我离开这里吧，让我去教堂。”

卡尔曼到了教堂，面对着圣母的画像不停祈祷，但思想却被斗牛场那里的喧哗声所吸引。

间歇的火山爆发似的巨响，遥远的海涛似的澎湃声，不时在悲凉的静默中爆发出来，卡尔曼凭着斗牛场的喧哗声和口哨声，猜测着那场悲剧在斗牛场里怎样展开……

加拉尔陀为了赢得更多掌声，努力使出浑身解数，让掌声和欢呼声再次涌向他。

“你们不知道，今天加拉尔陀的表现有多么优秀，他就在雄牛的触角下轻轻掠过去，在雄牛脚下躺着一点都不害怕！这个男人干了谁也不能做到的事儿，他今天太有胆量了！”一些斗牛士从斗牛场里走到教堂，高声评价着加拉尔陀。

卡尔曼听到这些评论，眼前闪现出一摊鲜红的颜色，感觉天可能要塌下来了。

加拉尔陀刺死第一头雄牛的过程充满惊险。他伸出手去触碰雄牛的鼻尖，躺在雄牛前面的沙地上，还把长剑搁在胳膊上当做枕头。

天啊，他居然敢和雄牛调情！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动作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做。但是加拉尔陀不仅勇敢地做出这样的表演，而且从容地把这头雄牛杀死了。

第二头雄牛让人感到意外，虽然它长得非常雄健，但却如猴子一样到处乱跑，似乎根本没有与斗牛士们一决生死的勇气。几个斗牛士拼命追着它跑，都被它成功躲开了。

“简直不是雄牛，这是逃跑的猴子！”观众们咒骂着。

有一个斗牛士成功地站到雄牛面前，见这个畜生喘着气嗅了嗅那块红布，然后换一个方向又跑远了。

国家冲过去，巧妙地将两柄短枪刺进了雄牛的脖子。雄牛疼得吼叫一声，飞也似地逃跑了，但是因为受了伤，它的动作不再那么协调。又一个短枪手靠近它，插上了第二对短枪。雄牛挣扎着移动着受伤的身体，想把脖子上的短枪甩掉，但是第三对短枪又刺进了它的脖子。

整个斗牛场如同看笑话一样：这场斗牛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，这头牛根本不配称为雄牛，还不如一头病牛有精气神。

雄牛在发抖，眼睛发红，痛苦地吼叫着，把舌头在黄沙上舔着，想借此减轻痛苦。

加拉尔陀脸色不悦地盯着这一切，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糟糕的雄牛，接下来应该是他出场杀死这头雄牛的时间，但是杀死这样的雄牛，对于一个斗牛士来说几乎就是侮辱。

“我会尽力，也许不能太好。”加拉尔陀无奈地说。他把目光投向看台那边的包厢，当他干了惊人大胆的举动躺在雄牛面前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第一个为他鼓掌。

堂娜索尔，那个认为他已经不是塞维利亚最勇敢的斗牛士的女人，今天重新注视着加拉尔陀。

堂娜索尔发现加拉尔陀正瞧着她，友好地向他招手。

“唉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？”加拉尔陀微笑着，“等着今天结束，我就要去拜访她，可能她已经回心转意了。”

喇叭吹响，这是杀死雄牛的信号。加拉尔陀站起身来走向那头几乎要倒下去的雄牛。

杀死它，简直太简单了。

加拉尔陀在雄牛面前展开了红布，慢慢地跑着，吸引着雄牛发动进攻。

雄牛低下了头，愤怒地吼着，巨大的疼痛，已经让这头牛几乎疯狂了。

斗牛场上突然安静下来，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，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盯着斗牛场，盯着那个展着红布的斗牛士和那头濒死的雄牛。

“唉！”雄牛突然奔跑起来，狂暴地吼叫着冲向加拉尔陀。

雄牛与斗牛士发生激烈的撞击。

加拉尔陀痛苦地弯下腰，双手捂住肚子，两次抬起头寻找出口的门，然后如喝醉一样踉踉跄跄向那里走过去。突然，他倒在黄沙上，身子卷曲着，如同一个极大的蠕虫。助手国家和四个仆役急忙跑过去，将加拉尔陀放到担架上，迅速抬出去。

斗牛士死了，雄牛也死了！

斗牛场里的观众们都站起来大声呼喊着。

堂娜索尔优雅地鼓着掌。

教堂里，卡尔曼虔诚地祈祷着。

遗失声明

石阡县蒋华白酒销售部（经营者名称）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520623MA6HRMEMK3D，许可证编号：JY15206230057168，声明作废。